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十九回 對繡衣桂尼哭佛殿 竊金珠田姐逮公堂

話說自六姐往香港，租定重慶戲院隔壁的大宅子，回過馬氏，就趕緊遷居，仍留二房在羊城居住。一面致囑令人在省城好尋屋宇，以便回城。因姓周的物業，這時多在省中，況許多親串及富貴人家，都在省城內來往慣的，自然捨不得羊城地面。怎奈目前難以覓得這般大宅，故要權往香港。就是在香港住了，亦要在羊城留個所在，好便常常來往。二房聽囑，自然不敢怠慢，馬氏就打點起程。是日又是車馬盈門，要來送行的，如李慶年的繼室、周少西的大娘子、潘家、陳家的金蘭姊妹，不能勝數。先由駱管家著人到船上定了房位，行李大小，約三十餘件，先押到船上去了。馬氏向眾人辭別，即攜同兩女一兒，分登了轎子。六姐和寶蟬跟定轎後，大小丫環一概隨行。送行的在後面，又是十來頂轎子，擠擠擁擁，一齊跑出城外。待馬氏一干人登了汽船，然後送行的各自回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馬氏一程來了香港，登岸後，由六姐引路，先到了新居。因這會是初次進伙，雖在白日，自然提著燈籠進去，說幾句吉祥話，道是進伙大吉，一路光明。有什麼忌諱的，都囑咐下人，不許妄說一句。及馬氏下轎進門時，又一連放了些炮竹。馬氏進去之後，坐猶未暖，王氏春桂已帶了一千人過來，問候請安。馬氏略坐一會，就把這所宅子看過了，果然好寬曠的所在，雖比不上在東橫街的舊府，只是綠牖珠櫺，粉牆錦幕，這一所西式屋宇，還覺開暢。馬氏看罷，就對六姐說道：「這等宅子，倒不用十分改作，只須將窗櫺牆壁從新粉飾，大門外更要裝潢裝潢，也就罷了。」說了幾句，再登樓上一望，果然好一座戲院，宛在目前，管弦音韻，生旦唱情，總聽得瞭亮。心中自是歡喜，不覺又向六姐歎息道：「這裡好是好了，只是能聽得唱戲，究不能看得演戲，畢竟是美中不足。我這裡還有一個計較，就在樓上多開一個窗子，和戲院的窗子相對，哪怕看不得戲？這樣就算是我們府裡的戲台了。」王春桂道：「人家的戲院，是花著本錢的，哪裡任人討便宜？任你怎麼設法，怕院主把窗門關閉了，你看得什麼來？」馬氏道：「你可是瘋了！他們花著本錢，自然要些利。我月中送回銀子把過他，哪怕他不從？」六姐道：「夫人也說得是，古人說得好，『有錢使得鬼推車』，難道院主就見錢不要的不成？就依夫人說，乾去便是。」

馬氏聽了，就喚駱管家上來，著人到重慶戲院，找尋院主說項。這自然沒有不妥的，說明每月給回院主四十塊銀子。馬氏即令人將樓上開了窗門，作為聽戲的座位。又在樓上設一張炕子，好作抽洋膏子之時，使睡在炕上，就能聽戲。那院主得馬氏月中幫助數十塊錢使用，自然把旁邊窗門打開，並附近窗前，都不設座位，免至遮得馬氏聽戲。果然數天之內，屋內也粉飾得停當，又把門面改得裝潢，樓上倒修築妥了。

過了數天，只見駱管家來回道：「由此再上一條街道，那地方名喚堅道的，有一所大宅子，招人承買。那一帶地方，全是富貴人家居住，屋裡面大得很，門面又很過得去，像夫人的人家，住在那裡，才算是體面。」馬氏道：「你也說得是。昨兒接得周大人回信，這幾個月內，就要滿任回來。那時節官場來往的多，若不是有這些門戶，怎受得車來馬往？但不知要給價銀多少，才能買得？」駱管家道：「香港的屋價，比不得羊城。想這間宅子，盡值六七萬銀子上下。」馬氏道：「你只管和他說，若是好的，銀子多少沒打緊。一來要屋子有些門面，二來住了得個平安，也就好了。」駱管家答個「是」，早辭下去了。

次日，只見守門的來回道：「門外有位尼姑，是由省城來的，他說要與夫人相見。」馬氏聽了，早知道是容尼，就令人接進裡面坐下。容尼道：「前兒夫人來港，我們因進城內做好事，因此未有到府上送行，夫人休怪。」馬氏道：「怎麼說？師傅是出家人，足跡不到凡塵裡，便是師傅來送，我也如何當得起？今兒因什麼事，來香港幹什麼？」容尼道：「是陳家做功德，請我們唸經，要明天才是吉日，方好開壇，故此來拜謁夫人。」馬氏道：「沒事就過來談罷，我不知怎地緣故，見了師傅來，就捨不得師傅去，想是前世與佛有緣的了。」容尼道：「凡出家人，倒要與佛門有些緣分，方能出家。我昨兒聽得一事，本不欲對夫人說，只夫人若容我說時，就不宜怪我。」馬氏道：「有什麼好笑事，說來好給我們笑笑，怎地要怪起你來？」容尼道：「我前兩天在城內，和人家做好事時，還有兩間庵子的尼姑，同一塊兒念經。有一位是喚做靜堅，是新剃度的中年出家人，談起貴府的事，他還熟得很，我就起了思疑。我問他有什麼緣故，他只是不說。他還有一個師傅喚做明光，這時節我就暗地裡向他師傅問個底細。那明光道：『周大人總對他不往，他就看破了世情，落到空門去。』夫人試想：這個是什麼人？」馬氏聽了，想了想才說道：「此事我不知道，難道大人在外尋風玩月，就鬧到庵堂裡不成？」

正說話間，忽王氏春桂自外來，直進裡面，見了馬氏，先見禮，後說道：「今兒來與夫人請安，晚上好在這裡樓上聽戲。」馬氏也笑道：「我只道有心來問候我，原來為著聽戲才到來的。」說了，大家笑起來。春桂見有個尼姑在座，就與他見禮。馬氏猛省起來，就把容尼的話對春桂說知，問他還有知得來歷的沒有。春桂一想道：「我明白了，這人可是年紀二十上下的？」容尼道：「正是。面貌清秀，還加上一點白，是我佛門中罕見的。」春桂道：「可不是呢！他從前在這裡一間娼寮，叫什麼錦繡堂，喚做桂妹的，他本意要隨姓張的脫籍，後來周大人用了五千銀子買了回來，不過數月間，妾又進來了。他見周大人當時已有了五七房姬妾，還怕後來不知再多幾房，故此托稱來這裡聽戲，就乘機上了省，削髮為尼。這時隔今盡有數年了，如何又說起來？」容尼聽罷，再把和桂妹相遇的原因，說了一遍。馬氏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看將來這都是周大人的不是。他向在青樓上是風流慣的了，若不要他，當初就不合帶他回來。今落到空門裡，難為他捱這般清淨。」容尼道：「夫人說的是，虧你還有這點心，待我回城時見著他，好把夫人的話對他說。」馬氏道：「可不是呢，他沒睛子浪跟著回了來，今兒還要他捱著苦去，故今年氣運就不住了。」容尼點頭稱是。

過了數日，容尼完了功德，果然回城後，就去找尋桂妹。桂妹見容尼來得詫異，讓坐後，就問他來意。容尼把馬氏上項的話，說了一遍，並勸他還俗。桂妹聽了，想了想才答道：「是便是了，只當初星士說我向兒生得不好，除是出家，才擋了災。我只管捱一時過一時也罷了。」容尼見他如此說，只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可惜落到這樣人家，繁華富貴，享的不盡，沒來由卻要這樣。」說了，桂妹只是不答。少頃容尼辭出。

到了夜分，這時正是二月中旬，桂妹在禪房裡捲起窗簾一望，只見明月當中，金風颯颯，玉露零零，四無人聲，好不清淨。想起當初在青樓時，本意隨著張郎去，奈姓周的偏拿著銀子來壓人，若不然就不至流落到這裡。想到此情，已不禁長嗟短歎。又怨自己既到周家裡，古人說得好，「女為悅己者容」，就不該賭一時之氣，逃了出來。舍了文繡，穿兩件青衣；謝卻膏粱，捱兩碗淡飯。況且自己只是二十來歲的人，不知捱到幾時，才得老去？想來更自苦楚。忽然撲的一聲，禪堂上響動起來，不知有什麼緣故，便移步轉過來看看。到了台階花砌之下，卻自不敢進去，就思疑是賊子來了，好半晌動也不動。久之沒點聲息，欲呼人一同來看，只更深夜靜，各尼倒熟睡去了，便拚著膽兒進去。這時禪堂上殘燈半明不滅，就剔起燈來，瞧了一瞧，是個齋魚跌在地上，好生詫異。想是豬兒逐鼠子撞跌的，可無疑了。隨將齋魚放回案上，轉出來，覺自己不知怎地緣故，衣襪也全濕了。想了一回，才醒起方才立在台階時，料然露水滴下來的。急的轉回房裡，要拿衣穿換，忽見房門大開，細想自己去時，早將門掩上，如何又開起來？這時倒不暇計較，忙開了箱子，不覺嚇了一跳，原來箱子裡不知何故，那繡衣及衣服全失去了。想了又想，可是姓張的這一個，還是姓李的那一個沒良心盜了我的不成？此時心上更加愁悶，又撫身上衣裳，早濕遍了，就躺在牀上，哪裡睡得著？左思右想，自付當時不逃出來，不至有今日光景。又憶起日間容尼的說話，早不免掉下淚來。況且這會失了衣裳，實在對人說不得的。哭了一會子，就朦朧睡去。忽然見周庸祐回來，自己告以失衣之事。周庸祐應允自己造過，並允不再聲張。桂妹狂嗟之極，不覺醒轉來，竟沒點人聲，只見月由窗外照著房裡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回憶夢中光景，愈加大哭起來。是夜總不曾合眼。

次日影高才起來，身子覺有些疲倦。滿望容尼再來，向他商量一筆銀子，好置過衣裳，免對師傅說。誰想候了兩天，才見

容尼進來，還未坐下，早說道：「你可知得沒有，原來周大人已滿任回來了，前天已到了香港。我若到港時，就對馬夫人說，好迎你回去罷。」桂尼道：「這是後話，目前不便說了。便是馬夫人現在應允，總怕自己後來要嘔氣。負氣出來，又屈身回去，說也說不響的。」說罷，又復哭起來，似還有欲說不說的光景。容尼著實問他因甚緣故，要哭得這樣？桂尼這時才把失去衣裳的事說知，並說不敢告知師傅，要備銀子再買。容尼道：「備銀子是小事，哪有使不得。只不如回家去，究竟安樂些兒。你又沒睛子，不識好歹，這些衣裳，還被人算了去。今馬夫人是痛你的，還勝在這裡捱得慌。」桂尼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：『出家容易歸家難。』你別說謊，馬夫人見氣運不好，發了點慈心，怕常見面時，就似眼兒裡有了釘刺了。周大人是沒主鬼，你休多說罷。」容尼道：「出家還俗萬千，聽不聽由得你，我把你意思回覆馬夫人便是。」說了要去，桂尼又央容尼借銀子，並道：「你借了，我可向周大人索回這筆數，當時周府題助這裡香資便是。」容尼不便強推，就在身上拿來廿來塊銀子，遞過桂尼手上去，即辭了出來，自然要把此事回知馬氏。

馬氏這時不甚介意，只這時自周庸祐回來，周府裡又有一番氣象。周庸祐一連幾天，都是出門拜客，亦有許多到門拜候的。因是一個大富紳，又是一個官家，哪個不來巴結？倒弄得車馬盈門，奔走不暇。

偏是當時香港疫症流行，王春桂住的士丹利街，每天差不多有三幾人死去，就是馬氏住的左右，也不甚平靖。因此周庸祐先買了前兒說過的堅道的大屋子，給與馬氏居住；又將春桂遷往海旁口記號的樓上，因附近海旁還易吸些空氣。況口記字號的生意，是個辦館，供給船上伙食的。那東主姓梁字早田，是自己好朋友，樓上地方又很多。只是生意場中，住着總有些不便。其中就有位僱用的小廝名喚陳健，生出一件事來。

因周庸祐在上海買了兩名妓女，除在京將金小寶進與翰林江超，餘外一名，即作第九房姬妾，姓金名喚小霞，也帶著隨任。這時滿任而歸，連香屏和他都帶了回來。除香屏另居別宅，其餘都和春桂一塊兒居住。那小廝陳健年方十七歲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朱朱，平時服役，凡穿房入屋都慣了。周庸祐為人，平時不大管理家事，大事由管家辦理，小事就由各房姬妾著家僮僕婦辦理而已。

這時又有一位梳傭，喚做田姐，本大良人氏，受周家僱用，掌理第九房姨太太的梳妝，或跟隨出入，及打點房中各事，倒不能細述。那田姐年紀約廿五六歲，九姨太實在喜歡他，雖然是個梳傭，實在像玉樹金蘭，作姊妹一般看待了。那小廝陳健，生性本是奸狡，見田姐有權，常在田姐跟前獻過多少慇懃，已非一日。陳健就認田姐作契母，田姐也認陳健作乾兒，外內固是子母相稱，裡面就設誓全始全終，永不相背的了。且周庸祐既然不甚管理家事，故九姨太的家務，一應落在田姐的手上。那田姐的一點心，要照顧陳健，自然在九姨太跟前要抬舉他，故此九姨太也看上陳健了。

自古道：「尾大不掉，熱極生風。」那九姨太與田姐及陳健，既打成一團，所有一切行為，家裡人統通知得，只瞞著周庸祐一人。那一日，田姐對九姨太金小霞說道：「陳健那人生得這般伶俐，性情也好，品貌也好，不如籌些本錢把過他，好乾營生，才不枉他一世。」九姨太點頭稱是。次日，陳健正在九姨太跟前，九姨太便問他懂得什麼生理。陳健聽說，就如口角春風，說得天花亂墜，差不多恨天無柱，恨地無環，方是他於營生的手段。九姨太好不歡喜，便與田姐商量，要謀注本錢，好栽培陳健。田姐道：「九姨太若是照顧他，有怎麼難處？」九姨太道：「怎麼說？我從前跟著大人到任，手上雖賺得幾塊錢，也不過是珠寶鑽石的物件，現銀也不大多。自周大人回來，天天在馬夫人那裡，或在三姨太的宅子，來這裡不過一刻半刻，哪容易賺得錢來？」田姐道：「你既然有這點心事，就遲三五天也不打緊。」九姨太答個「是」。自此田姐就教陳健喚九姨太做姨娘，就像親上加親，比從前又不同了。

過了數天，九姨太就和田姐計較，好拿些珠寶鑽石及金器首飾，變些銀子，與陳健作資本。田姐自然沒有不贊成的了，果然拿了出來，統共約值五萬銀子上下，著陳健拿往典肆。田姐又一同跟了出來，都教陳健托稱要做煤炭生意，實則無論典得多少，田姐卻與陳健均分。田姐又應允唆九姨太勿將此事對周大人說，免至洩漏出來。

二人計議既定，同往典肆。怎想香港是個法律所在，凡典肆中人，見典物的來得奇異，也有權盤問，且要報明某街某號門牌，典當人某名某姓的。當下陳健直進典肆，田姐也在門外等候。那司當見陳健是小廝裝束，忽然拿了價值數萬銀子的物件來，早生了疑心，便對陳健說道：「香港規則，男子不合典當女子物件。你這些貴重物，究從哪裡得來？」陳健聽說，不覺面色一變，自付不好說出主人名字，只怎樣說才好？想來想去，只是答不出。偏又事有湊巧，正有暗差進那典肆來查察失物，見司當人盤問陳健，那暗差便向陳健更加盤問一回，並說道：「若不說時，就要捉將官裡去了。」陳健早慌到了不得，正是：

世情多被私情誤，失意原從得意來。